



▲5月12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举办盛大的集会游行，敬谢师恩，并向民众传扬“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福音。



▲5月3日，悉尼帕拉马塔市长威尔逊（右）向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会长赵博士（左）颁发了褒奖令，表彰法轮大法为当地社区作出贡献，并祝贺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7周年。



▲美国医生塔提安娜·丹宁从十一、二岁起有严重的驼背，自从去年12月开始炼法轮功后，几个星期前，她发现背部挺直了，恢复了正常。图为塔提安娜参加集体炼功以庆祝法轮大法日，她说：“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师父给予我的一切。”

【明慧网】每年的5月13日，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都会以各种形式，庆祝他们的节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并表达他们对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敬意和感恩。因为这一天既是师父的华诞，也是师父将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公诸于世的纪念日。刚刚过去的5月13日，是第20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7周年的纪念日。

自1992年李洪志大师传法以来，迄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修炼法轮功，“真、善、忍”的普世原则深入人心，福泽五湖四海。李先生的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39种文字，深受各族裔人士的喜爱。李洪志大师曾位居亚洲50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的榜首，也曾连续4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象每年一样，许多国家政府及官员向法轮功团体发出贺信和嘉奖令，表达对“真、善、忍”价值观的认同和祝愿。

5月7日，美国纽约州参议院

全体通过J1115号决议案，祝贺“2019年5月13日，第20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全体参议员起立向在场的法轮功学员鼓掌祝贺。

5月8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市长连续第9年宣布5月13日为“渥太华法轮大法日”。

每年节日期间，在香港、纽约、伦敦、巴黎、悉尼、东京、台北等世界各大城市，都会迎来一次盛大的游行，庞大而又整齐的管乐队以及各式横幅标语都非常引人注目。尽管法轮功被中共诽谤、污蔑和禁止，却在世界各地受到褒奖，世界各国面对法轮大法这样的发展势头，没有感到对政权构成威胁，反而认为是国家和人民的荣耀，每年节日游行都要特别部署管制交通让出街道，并派出警察保护游行队伍安全。

除了各国的传统节日和宗教节日外，近百年来许多国家和民族也新增了不少纪念性节日，可是，没有一个节日可以像“世界法轮大法日”那样跨越不同国界和不同种族而蓬勃发展，并获得多方赞誉。◇

文 / 杨帆

【明慧网】我今年 71 岁，健康快乐。昔日，我因家庭出身问题，从小到大吃尽苦头，后来又身患绝症、痛苦无望，直到 23 年前（1996 年），我的命运才有了转机……



患绝症 死亡边缘苦挣扎

我家在河南沙河边。爷爷原本是个卖苦力的纤夫。全家节衣缩食攒了半辈子，终于买了一条运货的船，满心欢喜想靠运货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可船刚买来不久，共产党来了，想不到的是，这只船成了我家的大“祸根”——爷爷被扣上“资本家”的大帽子，我们子孙都变成了“狗崽子”……那个苦啊。

到了婚嫁的年龄，因我“成份不好”，几次相亲告吹。几年以后，终于有人愿意娶我。结婚后，丈夫发现，由于我的出身问题，自己前途真受影响，对我的态度就变

了，经常打我，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拌嘴，他把我的锁骨打断了。面对没完没了的家暴，我一个弱女子，除了痛苦和哀伤，还能如何？

为了孩子，我咬着牙凑合着过。谁知后来，我又不幸患上绝症，原本的苦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那是在 1988 年，我经常出现头晕，摔倒、不省人事。经北京医学专家检查，确诊为“脑血管畸形并伴有不定期出血”，此病属于极罕见的疑难杂症。据医生说，在该院接诊的病例中，包括我只有三例，前两例，病人已经死亡。

看我病到这一步，本性不坏的丈夫心软了，不再打我，还主动送

我到多家医院住院治疗。

一个国内一流的脑外专家给我做了伽玛刀手术。没想到，手术后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还留下了后遗症——头痛恶心呕吐、全身浮肿，头痛时脑、眼欲裂，惨叫不止。专家还带着我的病例参加国际医学研讨会，让国外权威专家会诊，专家们对这病例做了专题研讨，一致认为，脑浆和颅内积液混在一起，就当前的医疗水平，无法分离。

专家无计可施，劝我出院。我求生的一线希望彻底破灭，只有回家等死。那几年，我治病花很多钱，成了单位的包袱，自家的钱也花得光光的。

神迹显 师父救了我

我从医院回家是 1996 年 10 月。那年法轮大法弘传到我市。

回家刚两天，单位一个年轻男同事就来劝我炼法轮功。他给我介绍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效果，并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一年前他因脑瘤做了开颅手术，术后大伤元气，头发稀疏，面黄肌瘦，走路气喘吁吁。后来炼法轮功时间不长，头发长出来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浑身是劲。



▲绘画：法轮功学员集体学法（一起读《转法轮》）。

同事的经历打动了我。当天晚上，我就让儿子用自行车带着我去了附近的炼功点。当时的我极度虚弱，脸肿得吓人，走不了路，人迷迷糊糊的。在炼功点，我听大家在一起读《转法轮》（法轮功指导修炼的主要书籍），也没听清什么，但回到家，那一夜我睡得很踏实。起床后，我很饿，这是多年没有的感觉。一顿饱饭，一个安稳觉，我就象换了个人，有力气了。

到了晚上，我又去点上听大家读书。去时，是儿子推车我坐在后架子上，回来的时候，我就能自己走了，头一点也不痛了，不晕，不喘，全身舒服了。心里那种愉悦，对师父的感恩，实在是没法说！

第三天早上，我就自己去了炼功点学炼功。炼完功回来，走到楼门口，看见儿子的自行车在楼下放着，怕丢了，我也没多想，直接把车子扛到肩膀上，一口气上到五

楼我家门口。当时儿子正和他的一个伙伴在屋里，听到动静大吃一惊！“妈，你咋扛上来的？！”伙伴也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因为几天前他来我家，看见我儿子背着我，从一楼背到五楼。今天倒过来了，是我扛着车子，从一楼扛到五楼。

看到俩孩子那副惊奇模样，我才回过神来：哎呀，我是咋上来的？哎呀，我的病这不是好了吗？我是炼法轮功炼好的！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的命！感激的泪水一下子奔涌而出。我跪下来向师父磕头：“师父啊，您把我从苦海中捞出来，给了我新生，弟子一定好好修大法……”

后来，中共 20 年的疯狂迫害，多次的非法关押、劳教、判刑，38 斤重的脚镣加酷刑摧残，单位全天候监控、扣发工资，没能使我动摇、沉沦和放弃。如今，漫漫长夜已过，云开日出在即。◇

屡遭惨无人道的迫害 赤峰段学琴又被非法判刑

【明慧网】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段学琴，多次遭惨无人道迫害，出狱不到一年，又被绑架构陷，日前被巴林右旗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已上诉到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段学琴被非法关押在巴林右旗看守所期间，曾被电击，被迫害的身体非常虚弱，在十多天以前被非法庭审时她是坐着轮椅被推进法庭的。

段学琴于二零一八年一月份从内蒙呼和浩特女子监狱冤狱回来后，住在巴林右旗大板镇儿子家。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六日，段学琴在巴林右旗发放真相台历时，被巴林右旗公安警察绑架。后被非法抄家，大法书、笔记本电脑等私人物品被抢。一个星期后被非法报到巴林右旗检察院，两个星期后又非法报到赤峰市检察院。三个星期后，段学琴被巴林右旗检察院非法起诉，公诉人是陈思琴。

多次遭惨无人道迫害、九死一生

段学琴家住农村，以前患有结肠炎、胆囊炎、胃炎、心脏病、肝病等多种疾病，每天都在痛苦中呻吟、挣扎；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时只能躺着学。段学琴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一个来月全身的病不翼而飞，由一个曾经的瘫痪病人反过来照顾别人，从此没再吃一粒药，给家庭减去了经济负担，一家人欢欢乐乐的都在学法。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后，段学琴多次遭惨无人道迫害、九死一生。

二零零零年正月二十八日，段学琴因去公园炼功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并将全家人打回原籍（因一家人在外打工）。二零零零年腊月初，赤峰市巴林左旗四方城乡政府与派出所人员到她家骚扰，段学琴向他们讲真相，向政府递送了一封怎样做好人的信，却被乡长张国忠、派出所的迟建学告到左旗公安局，腊月十一日晚由左旗公安国保大队长图布新等人把段学琴绑架到左旗拘留所，由于绝食抗议身

体虚弱，保外就医。派出所的贾伟英勒索 1500 元说交公安局，在拘留所出来时一个姓郑的又向其丈夫勒索了一百元饭费（因绝食并没有吃饭）。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三日，段学琴和她丈夫出门卖菜，又被迟建学领着公安局的刘志军、白秀珍还有赤峰的警察把她家给翻了个底儿朝天，把大法的书全部掠走。十五岁的女儿因说法轮大法好，大法治好了我妈的病，被迟建学打了一个大耳光。第三天晚卖菜刚到家，就被迟建学、刘志军、白秀珍等人将段和其女儿绑架，女儿被非法拘留了十五天，段学琴被非法劳教三年，送往兴安盟图牧吉劳教女队，强迫劳动不让学法炼功，结果造成胃穿孔，治疗无效才将她送回家。那时人已被迫害的连家人和邻居都认不出她。回家后又学法炼功身体恢复了正常。这以后乡政府和派出所没日没夜的到她家骚扰。

二零零二年九月，段学琴去护理大姑娘月子，恶警又把她家闹得鸡犬不宁，将她丈夫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关押两天，将她二女儿用枪逼着连吓带骂，吓出了心脏病。把她从大女儿家绑架回来监控起来。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四日，齐柏林等又突然闯进她家，说叫她去“学习”，她不配合，正念走脱。深夜十二点又来了二十几人房前屋后包围翻了个遍，各个亲戚家全翻遍，七十多岁的两位老人吓得心跳不安。没抓到他就把他儿子绑架到派出所，齐柏林一伙打了她儿子二十几个耳光，硬逼他写不炼功的保证书。腊月二十七，段学琴回到家，由于丈夫承受不住这巨大压力硬把她撵出家门。

二零零三年一月初七，段学琴到了赤峰，十一日中午被市国安大队的一伙恶警绑架，被四、五个恶警猛打头部面部，并把周彩霞和郑兰凤（都已被迫害致死）、田素

芳、段学琴四人俩俩铐一块拉到市看守所，叫说出是哪人，因不就将她胳膊斜着背铐，右肩被掰坏，左腿打坏。她绝食反迫害，在绝食中每天都是七八个犯人抬出去抓住撬嘴，把牙齿撬成锯齿形，一个姓江的恶警给她灌了半袋盐面，之后胃部沉闷咳嗽吐血。一次灌食抬回来后犯人将她扔到床上，摔得腿象骨头扎出来一样极其疼痛。十八天后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才通知家人将她接回家。

一个月后，段学琴身体还没恢复，又被赤峰市布仁一伙恶警绑架到红山区看守所迫害，在路上一路吐血。关进了看守所后，女恶警邓丽艳指使两个男犯抓住就给她灌食，第二天邓用开电门的钥匙顶着段的头部问吃不吃饭，不吃拿来电棍就电，随后又送到医院插管，一次次的插，一次次的吐血，吐得死去活来，每次都吐二、三斤。

恶警们把她长期铐在死人床上，两胳膊肌肉萎缩，成了植物人，铐子不给开，小便不让尿。因十字架铐在床上动不了，又不让睁眼，流的眼泪和口水把眼和嘴全都封住了。半个月后才把铐子打开，又把两只手朝后背铐上。

二零零三年～二零零五年之间，左旗 610 的恶徒张荣山和傅秀云伙同乡政府及村里的恶人对段学琴的骚扰一直没断过。

二零零五年十月十七日，段学琴的公公去世，正要下葬，段学琴又被左旗派出所和公安局的恶人绑架到大板看守所，被那里的男女恶警拳打脚踢。赤峰市看守所的王海申和恶警邓丽艳把段学琴押送到内蒙古第一女子监狱。

段学琴开始绝食抗议，他们不让段学琴睡觉，段学琴被迫害的脑袋象大筐扣住一样又疼痛难忍，不能入睡，精神与肉体遭到了严重的折磨，整天在生不如死中煎熬。◇

【明慧网】这是在某次庭审过程中，法官听了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后，从法律的角度上认可了律师的辩护意见，但心中对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及所为还是有些不解。于是在休息时候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律师和法官的对话

法官：既然政府不让炼，他们（指法轮功学员）为什么非要炼？干嘛非要和政府对着干？

律师：当然是他们觉得好了，修炼法轮功让他们身心受益，为什么不能炼？

法官：可是政府认为会危害社会。

律师：你出国去看看，全世界到处都有炼法轮功的，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政府认为法轮功会危害社会，包括同是中国的台湾和香港，都支持法轮功，唯有中共政权迫害，这种对比难道不说明问题吗？

法官：觉得好就自己在家炼，干嘛非要出去说。

律师：自己觉得好就想告诉别人、与大家交流，让大家都受益这是很自然的。

法官：那为什么还要劝人退党呢？

律师：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从法律的角度看中共是执政党，法轮功学员作为国家公民谈论执政党存在的问题，就入党、退党发表个人的意见是公民的权利，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从我个人角度看，我本人不炼法轮功，但我相信神佛的存在，相信善恶报应。中共宣扬无神论，摧毁人们对神佛的信仰。对中

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社会道德、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对人民实行暴政不讲人权，不讲法律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肆意欺压百姓，其做法与黑社会没有什么区别。法轮功学员劝人退党就如同让人们脱离黑帮，真是件大好事！

在当今的中国法轮功问题就是一块试金石，中共迫害法轮功，孰正孰邪，孰善孰恶，稍有头脑的人只要了解事实真相，都会看得清楚，只是在现实利益和道德良知之间如何选择而已。

法官：你这样做难道你就不担心会影响你和家人的幸福生活？

律师：我这样做恰恰是为了我和家人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环境。面对暴行，如果每个人都选择退缩和沉默，那只能使恶人越来越猖獗，好人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不为正义发声，就是对好人犯罪，就是对自己和后代不负责任。我们总不会希望中国也变成北朝鲜吧。我为法轮功学员辩护，是因为我佩服这群人，面对暴虐他们坚守信仰不放弃，他们所考虑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得失，他们善良、平和。如果面对这样一群善良的人还不能够唤醒一个人的良知，那这个人真是无可救药了。

法官：唉，话说起来容易，共

产党那么强大，就凭他们这些人（指法轮功学员）就能改变过来？我们吃这碗饭也不容易，只能按上面的意思办。这个你还不明白吗？

律师：以我的感觉，似乎法轮功学员并不是与共产党对着干，他们劝人退党是为退党的人好，而不是要把共产党如何。他们这样做是发自于他们内心的善良，就象人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那样自然。然而这种源于内心善的力量却是无比的强大，他能唤醒更多人的良知。一旦世人都开始觉醒了，那中共的极权统治也就岌岌可危了。你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政权哪个不是这样解体的？你再看看，当今世界潮流是向极权独裁方向发展、还是向民主自由方向发展？其实对这点，中共高层是非常清楚的，要不然他们为什么把自己的家人和财产都转移到海外去了？其实他们早就把自己的后路安排好了。至于你该怎么做，关键还是看你自己想怎么选择。你们不是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在以权谋私的时候，你们有那么多的聪明才智，怎么到了该伸张正义的时候却没有智慧和勇气了呢？不好意思话说重了，我无恶意，只是劝你别给中共当替罪羊。

法官若有所思不再言语。◇

天佑善心 古人坚守诚信的故事

【明慧网】徐少渔是钱塘人，光绪庚寅八月初，他向彝斋借了一百圆银币，没有立借据，只口头约定一年以后如数偿还。第二年八月初，徐少渔病倒了，危在旦夕之际，躺在病榻上的他一直喃喃自语：“还钱的时间快到了，我如果死了怎么办啊？”

其妻听后对他说：“你借的钱

没有借据，没有履行约定的必要，你就不要愁了。”徐少渔说：“他因为相信我，所以才没要借据，我怎么能自己不守信用呢？”于是让妻子将家中的一柄玉如意和两件狐裘拿去卖了，共卖了九十银圆，又从别人那里借了十圆，最终在约定的日期如数偿还给了彝斋。没过几天，徐少渔的病痊愈了。◇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认为人若不讲信用，在社会上就无立足之地，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图为《孔子圣迹图》。